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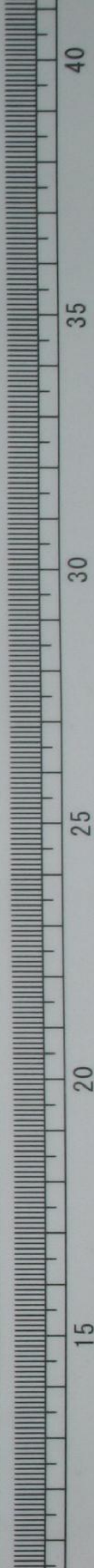
續杜心解

古古

思

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19
3



文庫 17
W119
3

卷一之三 五古

發秦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峽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積草嶺

泥功山 鳳凰臺 萬文潭 發同谷縣

木皮嶺 白沙渡 水會渡 飛仙閣 五

盤 龍門閣 石匱閣 桔柏渡 劔門

鹿頭山 成都府 贈蜀僧問丘師兄 泛溪

病柏 病橘 枯櫟 桔槔 江頭五詠 目

丁香 麗春 後三首係五律見三之三 屏跡三首 後二首係

遭田父泥飲美叢中丞 戲贈友二首

讀士公解 卷一之三 目錄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磨氏寄

010185192445

大雨附說

溪漲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

陳公學堂遺跡

陳拾遺故宅

謁文公上方

奉贈射洪李四丈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通泉

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過郭代公故宅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

寄題江外草堂

喜雨

述古三首

樓拂子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得昏字

山寺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計五十五首



卷一之三 五古

起肅宗乾元二年至代宗廣德元年

纂年譜乾元二年十月公自秦州往同谷不盈月入

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卜居浣花溪營草堂居之二年間至新津青城代宗寶應元年居草堂嚴武鎮成都七月送嚴武到綿州西川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迎家至梓廣德元年公在梓

秋往閬州冬復歸梓

發秦州

原注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

同谷在秦州南

漢源十月交

一統志漢江自沔縣嶓冢山發源按沔縣成縣接壤今之成縣即古同谷

天氣如涼秋草木未

黃落况聞山水幽栗亭名更嘉

九域志栗亭在成州東按成州即今成州秦州南

州審矣杜臆乃謂公在秦州寓此去東柯谷不遠彼蓋誤認此段為仍指秦州言耳仇氏既知此為預述同谷何仍其說以自矛盾耶

下有良田疇

充腸多薯蕷

音蕷 俗名山藥

崖蜜亦易求

圖經本草石蜜即崖蜜其蜂黑色作房於巖窟以長竿刺取之

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一作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
 邦俯要衝。此指秦州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
 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
 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
 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自秦州抵同谷。又自同谷抵成都。前後紀行詩各十二首。此其首篇也。須看二十
 四首。蹊徑各各不同。的是發端。玩此詩純從未發前落筆。明所以去此就彼之
 故。卻用逆局。使文格不平直。起四句。提發秦州之由。實則提赴同谷之由也。故先
 逗出樂土南州。接十二句。竟寫同谷。此所謂逆入勢也。既使讀者曉然知向往
 之處。又以懸擬作描寫。為能運實於虛。朱云。漢源等句。言同谷風土之暖。利於無
 衣。栗車等句。言同谷物產之嘉。利於無食。愚按。傷遠遂遊。作一束。此下八句。倒找
 秦州之宜去。末八句。寫啓行景色。又寫臨行胸襟。是皆所謂逆捲勢也。杜
 臆云。此詩難於作結。乾坤悠悠。亦近亦遠。以得恰好。愚按。的是首篇結法。
 赤谷一統志秦州西南七里有赤谷川
 前卷有赤谷西崦人家詩。即此。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亦未一作期。晨
 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
 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邨墟迴。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
 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此纔是發足之始。故景少情多。起四接上篇來。豈但二句。無限衷曲。情隨事遷
 之悲。饑來驅我之苦。俱見中八。敘發赤谷以後情狀。不黏赤谷說險艱。自茲一語
 直將各首通盤提起。末四。是初到道中結法。不可
 思三字。讀之。淚落。越思腸越斷。故若作戒詞者。

鐵堂峽

通志峽有鐵堂莊四山環抱。面有孤冢。傳是姜維祖塋。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峽形藏堂隍。峽與峽古通用。隍。爾雅注。作
 隍。漢書作皇。胡廣傳。列坐堂
 壁。色立積。一作精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織無
 垠。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

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趙曰：抵當也。抵，弧矢。言當用兵之時。盜賊殊未滅。飄蓬

踰三年。總計奉先白。水廊州以來。回首肝肺熱。

上下截各八句。上截狀破形下截述行旅。○此從到破直起。破形壁色二句。鐵堂二字。得此刻劃。徒憐馬折之悲。從盜賊未滅生來。言苟非世亂。何至重累爾輩也。

鹽井。水經注：鹽官水南入漢水。在嶧家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一統志：西河縣北有井。煮水成鹽。接西河縣。在秦州南。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一云：青者。青。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

汲井歲擘擘。舊作擘非。莊子：擘擘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希曰：唐初。百一十。此乃云斗三百。當是天下用兵。稅愈重。直愈昂矣。轉致斛六千。爾曰：官賣。

嗟物理。固自一作然亦固然。忽作述事詩。眼色一換。上八下四截。起二鹵場景逼真。以下由煮而販。用蟬聯敘七八特誌時價止足。隱諷在公。明引下文。小人兼煮者販者。為世亂民困。作勞求。

嗟物理。固自一作然亦固然。忽作述事詩。眼色一換。上八下四截。起二鹵場景逼真。以下由煮而販。用蟬聯敘七八特誌時價止足。隱諷在公。明引下文。小人兼煮者販者。為世亂民困。作勞求。

活而憫之非。譏其逐利也。

寒峽 見宋書 氏胡傳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峽

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泝泐增波瀾。野人尋

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

全從寒字落想。上八下四截。行邁四句。從破字滾出。寒字。接寫四句。本說破寒。反將衣單冬半翻轉來說。涉筆便活。尋煙傍水。破外都無村落。寒苦更甚。結作自解語。又翻轉前篇死道路。肝肺熱等句意。

法鏡寺 寺無考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澁。愁破崖寺古。嬋娟

碧蘚一作鮮非淨蕭滅。寒籥聚回回。一作洞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

讀土心屏 卷一之三 五古 三

蒙清晨

魏都賦窮岫洩雲日月恒醫

初日翳復吐朱薨

音門

半光炯戶牖粲可

數柱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敢

一作復取

讀諸詩如看橫卷險者夷者曠者更變迭換此乃其夷且曠之處也起四從行役跌落崖寺以苦別樂也中八寫寺間卉物晴旭之趣忽欲意開結四就過境作餘韻留取不盡

青陽峽

峽亦無考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

一作登路

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

迴破角來天窄壁面削礫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

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

一作意昨踰隴

弼曰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其坂九回較此條舊注赤谷下非也隴坂雖唐屬秦州實在其東境今在平涼鳳翔之界公來秦時已過此矣故秦州詩曰遲回度隴怯若赤谷則自秦南行之路與隴坂無涉移此回憶處為是 高秋視吳嶽 周禮雍州其鎮曰嶽山注吳嶽也唐志肅宗在鳳翔

改汧陽郡吳山為西嶽

東笑蓮華卑北知崆峒薄

蓮華華山峯名在東崆峒近今平涼府城在吳嶽北 超然

侔壯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趁人及茲歎冥漠

起四就題前迤邐而來中八入正面斗然而起四實寫四虛摹石壁插天欹危倒瞰如畫後八用陪襯法但舊解多混詩蓋特提吳嶽一山為襯耳言當日踰隴觀嶽覺他山皆小已謂超然獨出至今猶似突兀趁人及觀茲破乃始歎為直凌天表非吳嶽之可喻也此題只一句

龍門鎮

統志在成縣東按志不記里去成縣當尚遠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

雲雪

一作雷

蜀都賦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按石門即指龍門當在兩當成縣之間正是漢西褒北也

古鎮峯巒

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

時必依鎮設成 胡馬屯成臯

成臯在東都東唐書是年九月 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

上四亦寫來路下八四敘景事四寄慨歎○古鎮峯巒一語可盡其曰防虞何及非譏此之多事也寬遠鎮正以繫中原耳舊注太認然

讀士公昇

卷之三 五古

四

寧我齋

石龕亦無考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猱又啼。猱屬尾

作金色俗謂之金線猱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

霓伐竹者。誰子悲歌士。雲梯為官採。美箭朱氏引一統志漢陰縣之箭箬山為證與此地

無涉蓋龕旁亦產竹箭耳五歲供梁齊。安史之亂起天寶十四載至是五年苦云直簞一作箬盡無以應。

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上下各八句。石龕本面無寫前。但寫龕邊呼嘯陰霧之象。知其地漸近同谷矣。同谷歌曰。白狐跳梁黃狐立。天寒石暮山谷裏。與此正相類也。後又因龕邊所值之人事觸手生出文情。

積草嶺原注同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

積草嶺路異鳴。鳴舊作水水舊書縣屬興州蔡曰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同谷西鳴水也我鳴水今為漢中之略陽縣在同谷東

蔡說非是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

有佳主人。謂同谷宰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溪叢。食蕨

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亦上下各八句。上八句寫積草之狀。四敘入界之路。及行役之困。以挑下文。下八句開出別致。行已及境。漸有即次之喜。早為收局。張本也。末二句作致意主人語。言供具一蕨已足。跋涉勞人。本是飽語。苦味者也。

泥功山唐書有泥公山在同谷西境今為考從前來路多從東北來舊注引泥公證泥功恐非此云泥功即是青泥嶺之別名也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元和郡縣志青泥嶺在長舉縣西北五十三里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我長舉縣即長慶中

以鳴水縣省入者其在同谷東境無疑而前篇之鳴水在同谷東益信泥濘一作非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

道途一作路遠。乃一作反將汨沒。同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

透卻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一作徐前四直起版築句不脫功字時或有命工墳築之事因紀其實也後八都從泥潭上生發不畏乃將借景以洩其憤而細玩作意卻因將次息足特地志慨以求全局結聯勸世語恰是到頭語也

鳳凰臺

原注山峻人不至高頂○一統志在成縣鳳凰山山在縣東南十里漢世曾有鳳凰樓其上按成縣即同谷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唐書武德初置西康州貞觀初州廢為同谷縣屬成州西伯今寂

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文梯為

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一作啾啾我能剖心血一作飲

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無外求血以當醴泉詩疏鳳非竹實不食

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

舉一作不飲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春秋元命苞黃帝游洛水上鳳凰銜圖置帝前飛下十二

樓漢郊祀志方士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

興業一洗蒼生憂浚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謂史

是詩想入非非要只是鳳臺本地風光亦只是杜老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顛沛但期國運中興剝心瀝血興會淋漓為十二詩意外之結局也○起八立案西伯二句為一篇命脉茲臺非岐山鳴處公特因臺名想到鳳聲因鳳聲想到西伯先將注想太平之意於此逗出山峻四句從人不至頂落想以下奇情橫溢都從此蹴起中十二欲養成鳳質為雛散鴻猷之具乃後段張本後八作盡與酣暢語歸結到再光中興而浚衷披露始無遺憾矣結又冷雋使羣盜聞之當廢然消沮要之出其根則從鳳聲悠悠生出也○杜闡以無母雛一段為肅宗惑良媒戕諸子而發彼盧氏不嘗讀至下文耶下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是何等說話不幾欲輔廣平以行篡逆耶藉非中風狂易當不至是而繼作者猶切切焉信之噫杜子往矣羣言淆亂辭而闕之安在其能廓如也

萬丈潭

原注同谷縣作○方輿勝覽在同谷縣東南七里俗傳有龍自潭飛出

青溪含一作合冥冥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踞

步凌垠。塢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山危。一

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澗。黑知一作如灣

溪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到來溪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

寒木壘一作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造天

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翫閉藏。修鱗造地

蟄出入巨石一作礙。何當炎一作天。過快意風雨一作會時值冬遊

天快意。

是篇不在紀行之數。詩凡二十八句。其製局之妙。即取天工布置。此潭為法於
適中四句。摹寫潭身。黑知清見。孤雲飛鳥。兩實寫。兩虛摹也。其前後貼身各四句。
前寫到潭俯瞰。後寫臨潭外望。是近潭着筆也。又前後各四句。前以跼步側身。提
遊興。後以發興告歸。綴遊興。前來路後收局也。此二十句。只是一片重重包絡。恰
好將潭身置在中間。如觀秋月之暈。層層圍裹也。而其首尾各四句。神物蟄鱗。只
此兩現其始也。將神物一提。隨手拈住。其末也。將蟄鱗再擬。舉意欲飛得與區而

未得時會。為此生寄
慨。正為斯潭生色。

發同谷縣

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十
一日。自隴右赴成都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淮南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况我饑愚人。焉能

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

役。趙曰。春自東都。回華秋自華州。答秦。冬自秦赴同谷。又自同谷赴劍南。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

龍潭雲。即萬文潭。迴首虎崖石。一統志。古蹟有虎穴。在成縣西。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垂

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感。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去

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

此為後十二首之開端。亦如發秦州詩。都敘未發時情事。但彼則偷起所赴
之區。逆探其景。此則祇就別去之地。曲道其情。起四又是第二次登程起法。中
十二所謂將發之情也。結
四又是暫止即行結法。

木皮嶺

方輿勝覽在同谷縣東二十里杜甫發同谷取路

首路栗亭西

發秦州詩云栗亭名更嘉

尚想鳳凰邨

宋注當與鳳凰臺相近

季冬攜童稚辛

苦赴蜀門

嘗曰即劍門也

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

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

山尊仰干

一作看

塞大明

廣雅曰各輝靈一名大明

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鬪屢

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斷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

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

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

神仙傳崑崙一名玄圃

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

魂

起四纜是啓行之始點出赴蜀門亦猶發秦州之預提同谷也中十六俱就木皮寫四泛提其險四正狀其高八又逐層縮染總見度此之難也結八妙又轉出好

景使人留戀纜動足便思住足是作者有意留西崖在後作翻身勢是謂波瀾老成

白沙渡

舊據勝覽以白沙水回二渡俱屬劍州誤也劍州在劍門南此去劍門尚遠當即成州渡嘉陵江處

畏途隨長江

一統志嘉陵江源出鞏昌府鳳縣東歷兩當略陽會東谷等水流經四川入大江

渡口下絕岸差

池上舟楫杳窈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

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礚礚沙白灘漫漫迴一作脩然洗愁

辛多病一踈散高壁抵欽峯一作岑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

攬轡復三歎

仇注起四渡口登舟中八舟中之景結四捨舟登陸憑按此寫江景極可悅而首言畏途末言三歎中以洗愁辛三字挑起兩頭饒有別趣天寒荒野六句入畫

水會渡

一統志嘉陵江過略陽會東谷等水恐即此處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

動一作當我前亦指嘉陵江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霜

濃木石滑風急一作烈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嶽仍萬盤迴出

一作迴眺積水一作石外始知衆星乾遠遊令人瘦衰疾慙加餐

伏注上八從山行說向水渡下八從渡水說到登岸愚按前篇寫薄暮此篇寫向曉前寫江行之趣此寫江勢之險前用正筆寫此多旁筆寫如篙師二句從反面顯出風勢迴出二句從過後別出水勢是也

飛仙閣宋注在今漢中府略陽縣東南四十里或云即三國時馬鳴閣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一作徑秋毫棧雲闕于峻梯石結構牢

梁州圖經棧道連空與利州至三泉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八十間護險編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萬壑歛疎林積陰帶

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歌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

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

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自此以下四篇俱志棧道之景。上八記敘下八感慨。記敘處但寫蜀道之凌空危峻而行役之苦。都從感慨處發之。萬壑積陰以下句形上句奔濤即疎林之歛勢。身度林壑之上。俯瞰陰林擺動如濤奔也。外澹泊內陰而光在遠也。中怒號度狹而聲愈猛也。外中二字妙於體物。讀者如行峻嶺空街間。疲勞反從歌鞍後託出。絕無呆相。一結笑貌歎聲俱有。

五盤一統志七盤嶺在保寧府廣元縣北一百七十里一名五盤嶺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一作閣細俯映江木疏地

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

樸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東郊即東都巨猾何時除故鄉有

弟妹流落隨丘墟弟在濟州妹在鍾離俱不在故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棧道四篇一若一喻相間成章。起四敘過題而中四後八皆和景言情。五盤本亦險境要說向喜邊妙在首句即點即撇。上不履棧下不涉江。正寫出盤紆避險

之趣地僻四句述其風土忽到羲皇以上惟所見淳樸如此因想到故鄉經亂離散不還則不如入蜀好矣而詩卻云豈若吾廬乃知思歸心切仍是望治情殷也

龍門閣

元和郡縣志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十二里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

方輿勝覽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十二里置閣道惟此閣石壁斗立虛鑿石竅架木其上

比他處極險一統志在廣元縣嘉陵江東岸

長風駕高

一作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紫盤

仰望垂綫縵滑石欹誰鑿浮梁裊相柱目眩隕雜花頭風

吹過

一云過飛

兩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瞿唐

峽名在夔州

見度大庾

嶺名在江西南安府

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飛仙之險在山龍門之險尤在下臨急水起四領清中八先述閣道之欹危次述臨江之恐墜其意承遞而下後四經險之歎也○目眩頭風接浮梁來臨迅駛之流故目眩如花墮騰澎湃之響故頭風若雨吹朱注欲實指花雨則途中或有花飛篇內全無雨景且於江險意含蘊不着矣引瞿唐切水引大庾切山飽聞足見

者即此已兼有其險也○危途四句棧道圖未必能爾太白蜀道難亦未免虛摹多實際少

石櫃閣

方輿勝覽石櫃閣在綿谷縣北自城北至大安軍界橋閣萬五千有奇著名者石櫃閣龍門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

一作草 半天赤蜀道多旱

花江間饒奇石

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回羣鷗暝色帶遠客羈棲負

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孱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

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所適

此亦臨江之棧也又言幽不言險所謂相關成章者也○上八景下八情上竟作遊賞意境下還行役本色○回鷗帶客亦是畫句羈棲四句轉若滾幸此來者優游四句仍以不自由為謝則境雖幽亦聊自遣耳

桔柏渡

方輿勝覽在利州昭化縣按此渡亦當屬嘉陵江但漸近蜀門

青冥寒江渡架竹為長橋竿溼煙漠漠江永風蕭蕭連竿

動嫋娜

梁益記 峯橋連竹 索為之亦名繩橋

征衣颯颯

急流鴛鴦

同散

西都賦注鴛鴦似雁無後趾

絕岸龜鼉

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

高通荆門路

嘉陵江下

心宵前登但山椒

廣雅王高 四墮曰椒

嘉陵江勢東下公則渡橋而西以上劍閣也上八可作長橋行旅圖公少遊吳越

樂其風土素有東遊之志觀入蜀以後詩每每情見乎辭此來連日綠江至是則

長謝於東逝之水故致慨西轅也

不可要者不得與水相期會也是篇

為近蜀門之界故下八特寄依遠之意於文情亦有將合故離之致焉

劍門即劍閣之門也一統志大劍山在劍州北蜀所恃為外戶峭壁中斷兩崖相欹如門之闢如劍之植故名劍門山

惟天有設險劍門一作關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

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一作人怒臨關百萬未可傷川嶽

儲精英天府興寶藏仇注往見舊人手卷珠玉上有此二句今按杜詩多四句轉意此段獨闕兩句且得此一提文氣愈暢仇氏非

簡無疑

珠玉一作五帛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各

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一作令英雄人高視見霸

王霸如公孫述李特輩王如後漢先主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

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一作黯惆悵

劍門與鹿頭篇皆別立議論之文從來注家於篇首八句反看了遂令本段語意不明并通篇氣脈不貫茲特正之○首尾各八句俱以地險易動立論中間八句乃溪論後王柔遠之失官則特險者在彼而結怨者仍在我矣兩頭主中實中腹實中主也○抱西南見曲為彼護角北向見顯與我敵為篇末欲鏟疊嶂之根舊以為面內之義何耶怒臨關未可傷見扼險可虞為篇末英雄高視之根舊以為法誅求是則結怨之根也至今四句恐彼見扼險之已事而欲效之鏟疊嶂惡其抱南角北也恐復偶然復致戒於撫馭之人道在寬其職貢而已○夏客云劍門詩因劍閣銘而成用古而能勝於古者愚按蓋揚之銘是一篇論蜀文有德不在險意故其詞曰憑阻作昏鮮不數績為反側子皆也子美之詩是一篇善邊議有懷遠以德意故其詞曰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為當時者告也翻古而非用古夏客誤矣

賣土心屏

十一

寶鼎齋

鹿頭山

唐書漢州德陽縣有鹿頭關在鹿頭山上南距成都百五十里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

益州記沃野千里

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潤

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關

蜀都賦華關雙

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兀

華陽國志司馬相如揚子雲斯蓋華岷之靈標江漢之精華也

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滌澹豪俠窟仗鉞非老

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

公鎮踰歲月

舊唐書右僕射裴冕拜冀國公乾元二年六月拜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仇注據詩踰歲月則拜尹當在六月之前舊書恐

亦前中後各八句起處忽與上篇作鉤連體其立論正復相發作法又變前八

敘事中八句後八發議入蜀者過鹿頭便無山路皆成沃野矣曰連山斷曰險

阻盡將前來無數奇險一筆掃空眼界曠然又恰是將到之體殊方四句憑古以慶今悠然四句傷往以悼已然本意重在霸氣間發上與末段關生其慨想揚馬乃是帶筆連者斷之古法往往有此紆餘句即前篇川嶽一段意慘澹句即前篇英雄一段意仗鉞二句呼起下文冀公撫蜀以冀公作結於廟謨於地主兩俱得體而以頌為規原與霸氣間發相迴顧亦復與前篇相證明總要見懷遠以德意仇云未幾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楊子琳輩果據險為亂

成都府

今隸四川布政司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

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

即岷江也環府城西北轉而東南流

遊子日月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

美無與適

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今曾何足以少留

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

香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

錢箋引困學記聞云比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

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前後各八中四句前後皆言遊子羈旅之情是稅駕語亦是二十四首總結語只中四還成都正面。信美而猶望川梁者見鳥雀各歸而傷故鄉之不可歸也所以然者由寇擾中原如星爭月彩人思避亂是以不免羈旅也。比意側重衆星。朱氏以困學借喻為曲說不知不借喻則結聯如何綴屬。楊德崗曰紀行諸篇幽靈危險直令氣浮者沉心淺者激刺畫之中元氣渾淪窈冥之內光怪迸發。

贈蜀僧問丘師兄

原注太常博士均之孫。舊書成都人問丘均以文章稱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拜太常博士公

主誅均坐貶卒。編上元元年在成都草堂。

大師銅梁秀

銅梁山名蜀都賦外負銅梁於宕渠

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

精氣奔惟

一作

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

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世傳問丘筆峻極逾崑崙

鳳藏丹青暮龍去白水渾青熒雪嶺東雪嶺在維州碑碣舊製存

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瓊璫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吾祖

詩冠古同年蒙主恩

杜審言傳武后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

豫章夾日月

豫章二木名挺生之木也

久空浚根小子思踈濶

豈能達詞門窮愁

一作

一揮淚相遇

即諸昆我住錦官城

華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城也

兄居祗樹園

金剛經祗樹給孤獨園按是佛

處說法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歌滯雨稂稻臥不翻漂

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修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

軟語法華經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詞柔輒悅可眾心落月如金盤

漠漠世界黑驅驅爭

奪繁惟有摩尼珠

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

可照濁水源宣室志嚴生家漢南得一

珠如彈丸胡人曰此西國清冰珠至濁水冷然洞徹矣

詩以世誼作合分兩大段看於問丘先提大師後敘博士於已先提吾祖後敘小子是為立言有體而法則順逆相問矣敘博士繁敘吾祖簡自敘客途敦好之情繁敘問丘宗門習靜之語簡可見訂交不泛而法則詳略相因矣。多士雲屯敘博士也。已含着膳部鳳藏龍去或云稱其文或云比其殿愚意博士必以碑版之

文名世。二句當即摘其文中警策語。即下所云雪嶺舊製。蓋指博士所製也。乃與斯文高價一語。莫認碑碣為表博士之墓者。同年蒙恩敘膳部也。仍帶定博士。漢漠驅驅將世亂作一跌。而彼之心地益顯。我之羈愁亦釋。八面玲瓏。

泛溪

西城外浣花溪也。即置草堂處。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遠郊

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峯上雪。

拆用雪嶺非曾雨雪也。雪嶺在蜀西。遙望可見。夏秋常白。

雲表霓。兒童戲左右。

一云童戲左右岸。

畧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

徑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跡

已。睽吾邨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勢可齊。

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秋溪晚泛也。兼陶謝風味。前八敘題寫景。中八溪邊幽事。後八回舟情景。結語正喜身超事外。仇反謂未可安枕。失其本旨。

病柏

編上元二年。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

蜀志先主舍東角。有桑樹。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偃蹇一作龍虎。

姿

大人賦注。偃蹇天矯也。

主當猶言主持。

神明依正直。故老多丹拜。豈

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

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

樂府鳳凰鳴。秋一母將九雛。

哀鳴翔其外。鴟

鴟志意滿。養子穿

一作窟。

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

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病柏比也。志士失路。用以自况焉。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一詩之眼。前八從得氣。落出病來。中八詠歎其病。四實托。四寫。後四寄慨作結。龍虎而主風雲。器量不凡也。神依而故老拜。志操風秉也。何等位置。使人起立。千年根壞。仍擔勛。兩得地。高大。并見世胃。無憑。改柯。百方摧折。非其節喪也。鳳雛。離翔。家。漂蕩。鴟。鴟穿穴。鼠輩得時。客來吁怪。緊頂鳳雛。託其倒。置也。元精難賴。志節之士。欲自立於此時。難矣。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梨。爾雅注棠今之

杜梨陸曰其子有赤白白為甘棠赤者澀而酢剖之盡蠹蟲。一作蝕采掇爽其一作所宜紛然不適

口。豈止一作只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一作忽別故枝。玄冬霜雪

積。况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鮑照詩橘生瀟湘側此物歲

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

吾愁舊作諗一作敢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百馬死山谷

到今耆舊悲。後漢和帝紀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唐國史補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支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每歲飛馳以進

病橘比而賦也。口腹疲民。用告尚方焉。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一詩之眼。前十二狀其病。請宜停貢矣。中八諷時事。後四再徵一影子以警醒之。少生意。民窮之象也。采掇爽宜徵斂非時。致躬之本也。死葉別枝。窮而離散。霜雪迴風。又迫以刑威比意如此。而其文則隱指貢橘也。時或尚食頗貴遠物。或中官頗襲故喜。

故着蓬萊羅列等語。冠盜滅膳。以頌為規。天意而罪且隨之。含諷婉切。憶昔以下。因前文於貢獻之事。究未顯言。特以往事借影。含吐入妙。

枯樓

蜀門多樓一作櫺。廣志樓一名櫺。櫺有葉無枝。陳藏器云其皮作繩。入水不爛。高者十八九。其皮割

剝甚。雖衆亦易朽。徒布一作有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

斤凋喪先。蒲柳世說蒲柳之類。望秋先零。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

漢人。嘉陵六兼江漢之名。全注於蜀。故謂蜀為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樓木。使我沈歎

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一作能自守。啾啾黃雀啄。一作啾側見寒蓬

走。念爾形影乾。一作枯形影摧殘沒藜莠。

枯樓比而賦也。軍興賦繁為民請命焉。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一詩之眼。前八先敘其枯。中八入事。明所以枯之故。後四就其枯而慨之。皮剝易朽。與少生意同旨。亦比民窮也。布葉寬一筆。集斤緊一筆。傷時以下。顯入窮民。一物盡取。所該者。廣人同枯樓。明比以顧題。已休何守。傷之亦望之也。啾啾以下。收還本題。雀

豕寒蓬再用一與活甚蓋謂雀所集處見蓬不見機矣向也如雲今也沒莠凋喪立見

枯枿

榭枿枯嶢嶢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

公有枿樹為風

兩所枝數見二之

上枝摩蒼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拆萬孔蟲

蟻萃凍

音東雨落流膠

楚辭使凍雨今灑塵爾雅注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

衝風奪佳

一作氣

衝風至今水揚波注衝風隨風也

白鷓遂不來天雞為愁思

爾雅鷓天雞注赤羽鳥

猶含棟梁

具無復霄漢

一作雲霄

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

公祭清河文自古所歎平聞知已即此意

種榆水中中央成長何容易

齊民要術榆性軟弱久無不曲

截承金露盤

輔故事武帝於建章宮

立銅柱上有仙人掌承露盤

裊裊不自畏

枯枿比也老成擯棄懷思柱石焉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一詩之眼前四直敘其枯中十二原其具傷其今推其隱後四用託法○鄉黨莫記失勢後人無語

及者摩天蟠地幹濟之姿雷拆氣奪一跌不振也白鷓不來賓客皆散天雞愁思故交惋惜也無霄漢志哀其隱裊良工出涕知已之感榆欲承盤不勝任不自量矣只就小材咏嘆若合若離結法冷雋葉石林云為房相作殆非臆說○病枿枿是一類病枿枯機是一類四詩寄託遙淡吐屬溫雅蓋斂鋒鏑為之力追古作者

江頭五詠

其後三首曰梔子鷓鴣花鳴條五律見三之三○編寶應元年是春尚繁肅宗

丁香

圖經本草丁香木類桂高丈餘老不凋花圓細黃色齊民要術雞舌香一名丁香香是也碎錄一名百結子出枝葉上如釘長三四分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

按義山詩本是丁香樹春條結始生蓋其枝常相結也說文墊下也

細葉帶

浮毛踈花披素艷淡栽小齋後庶使幽人占晚墮蘭麝中

休懷粉身念

幽芳之品墮入靡麗鮮不自失矣若護之若誠之滋哉

麗春

圖經本草麗春一名仙女蒿顧注羣芳譜麗春器粟別種根苗一類而數色咸異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顏色好。多漫枝條賸。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此貴重。卻怕有人知。

有最勝之姿。而能自保。少故也。少則不等。近玩故。莫奪其好也。彼多而銜美者。只賸枝條耳。三四憑空說法。為上下樞機。解家無得其旨者。桃李即所謂多者也。多故易移。則賸者僅矣。然則茲何以擅此貴重乎。其可自輕乎。稍欲見知。則怕者亦至矣。垂誠何等微婉。須合五律三首看。

屏跡三首

其後二首為五律。見三之三。

衰年一作顏甘屏跡。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

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獨酌甘泉一云秦始皇之民。酣且歌。作甘泉之歌。歌長擊樽

破。趙曰。暗使王敦酒。後擊缺唾壺事。

此與五律兩首。皆隨興而得。無分淺深。第七句。自是獨酌而歌。甘泉之歌。時或適吟此歌。即事成句耳。舊謂酌甘泉而歌。恐酌是酌酒。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按唐御史大夫有中丞臺院等職。大夫其統號也。今據公詩。嚴武以御史中丞領

而二史俱云御史大夫。注家遂有稱中丞稱大夫之辯。愚謂不必。

步屣隨春風。邨邨自花柳。暗使潘岳河陽事。田翁逼社日。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以祈

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

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唐兵志。擇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前

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謂雜色差科。非指長番。誓不舉家走

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乳。此苟切。感

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

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高聲索果栗。

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

問升斗。

筆筆泥飲。御字字美嚴。此以因家樂為德政歌也。如此稱美上官。纔得啣。纔是脫套。舊說將泥飲美嚴橫截。疏解大非。○起四句雙關。是郵景是政化。其妙可思。次十句以酒酣誇尹作提。點眼簡括。以下節述放番一事。而弊政頓除。可知誓死不走。以輸誠語作束。上感下應。得情得體。又次八句。以大作社籠起。見泥飲者在一家而歡樂者。遍境內矣。叫婦二字一讀。如聞其聲。此下敘泥飲。仍拍合政化。以說尹在口作束。前後醒眼。末十句分三層收應。以朝來四句收篇首。以高聲四句收泥飲。以月出二句收美嚴。滴水不漏。問升斗。舊云問酒數。吾謂是問生產也。見有此好官。不須記挂口料。不怕沒飯喫。吾曹今日。只管開懷痛飲耳。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元年是年去年號也。建巳月四月也。是月肅宗寢疾詔改元寶應。稱月後舊蜀遠猶未聞詔也。郎有焦校書。

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

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此詩末聯。以矯強嘲之。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唐書東宮司直一人。又大理寺司直六人。馬驚折左臂。骨

折面如墨。鴛鴦駘漫。一作漫。淤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

不為福。叶偏。淮南子塞上翁馬亡入邊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子引邊馬而歸曰。何知非禍。及其子好騎。墮而折髀。又曰。何知非福。

此詩末聯。以正論慰之。

大雨入代宗初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熱

乃沸鼎。纖絺成緼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

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一作江聲怒號。二江內江外江也。不

望波濤。沉疴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

毛。陰色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隣耒耜出。何必吾家操。

久旱得雨而喜也。前八從早入雨，兩層申說中八雨後之景。不特早苗復醒，而暑氣亦清，後八暢言喜雨之情。附說早

說早 原注：初中承嚴公節制劍南日奉此說。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何？早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已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為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為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眾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即獄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試飲，是老男及老女，灰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華陽風俗錄浣

花亭在州之西南，江流至清，其淺可涉。秋夏忽泛溢，豈惟入吾廬。蛟龍亦狼狽，况是

鼈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嘶未敢動，前有滾填

淤。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知一作遠山雨，夜來復何如。

我遊都市間，晚憇必邨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阻水不得歸草堂而作也。前八從常景入溪漲中八述初退仍阻而更為後慮。末四閒情作結。邨墟即指草堂。暫行猶憶家。况遠客而不思鄉乎。雖閒情亦本懷也。語意甚明。仇本支離不解所謂。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輿地紀勝陳拾遺書堂在

射洪縣北金華山按射洪梓州屬縣在州南拾遺客子昂編梓州詩時移家在梓

涪右眾山內涪江右也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杜田曰：度人經諸天皆有隱名第一太黃皇曾

天鬱繼王明蔚藍師鬱繼也趙曰蔚藍謂天之青色如此若如杜說豈有兩字俱
易之理今按題云山觀乃道觀也杜曰得之放翁亦主杜說然今人襲訛久矣 垂光

抱瓊臺太平經太玄瓊臺洞門列真之繫舟接絕壁一作杖策窮縈回

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

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灰青苔悲風為我

起激烈傷雄才

仇云起四記山觀中八記登山瞻眺後四歎學堂遺跡

陳拾遺故宅

楊德周曰陳拾遺故宅在射洪縣東武山下去縣北里許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一作故園煙位

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

馬後皆蜀人名與日月懸盧藏用子昂別傳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風骨同遊英俊人多秉

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震一作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

鈎連舊書趙彥昭累遷中書侍郎同三品新書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同三品鶴注元振嘗為梓州通泉縣尉碑目云拾遺宅有趙郭題壁盛事會

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舊書子昂苦節讀書為感遇詩三十

首王通見而驚曰此必為天下文宗矣

起四記故宅中段曲折敘其才高位下二句泛提故著聖賢字然正以擡起才高見有才則位雖下而同遊者盡當代守工矣故以到今二句指點末住末四咏歎作結見堂之傳全係乎其人也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一作窈

窈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高僧傳惠永住廬山西林寺屋中常有一虎又潭州善覺禪師

以二虎為侍者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堦除吾師雨花外

續高僧傳法雲講法華經忽感天花狀不下十年餘仇注久不下接塵世長者自布

如飛雪滿空而下延於堂內升空不墜西域記善施長者號給孤獨願建精舍惟太子逝多禪龕只宴如大珠脫

金園地爽壇太子戲言金遍乃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玷翳白月當空虛法苑珠林西方一月分為黑白初一至十五名為白月十六至月盡名為黑月甫也南北人

蕪芻少耘鋤保注言性地荒穢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

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涅槃經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迴向心地初華嚴

薩摩訶薩有十種迴向華嚴論有心地法門錢箋心地者以心有能生可依止義喻

之如此發心最重初心如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是也舊引楞嚴初地不切

金篋刮眼膜涅槃經如盲人良醫即以金篋決其眼膜價重百車渠廣雅車渠石文玉無生有

汲引楞嚴經是人即獲無生法忍茲理儻吹噓公謂文公見禪心瑩徹如大珠脫翳白月當空因自傷世諦糾纏心地蕪蔓欲向

文公叩安心法乃是實見非寓言也首段從上方着筆徐徐引入後兩段一彼一

此緊相對照詩有似偈處為坡公佛門文字之祖

奉贈射洪李四丈明甫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說苑愛其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蓄人生意氣豁不

在相逢早南京亂初定南京謂成都時徐知道已平所向色舊作枯槁遊子無

根株茅齋付秋草茅齋謂草堂東征下月峽明月峽三峽之始挂席窮海島

萬里須十金舊注古者一兩金直十千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

老駢字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起四用興體敘相逢中八述來梓之故兼言遠去無資未四感其知己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鶴注南之通泉時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一作侵星得使諸病入鄙

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裝遂徒侶思玄賦簡元辰而傲裝注傲始也達曙凌

讀士心屏

卷之三 五古 三

險澀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

汀洲稍踈散風景開快一作愜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

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淮南子楊朱見岐路

而泣之謂其可以南可以此

悲饑驅也前十二句總從早發落想四提明四原其故四寫景後八句借途景略一颺開結仍撥轉文致不直簡古有骨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通泉唐縣屬梓州在射洪南不遠今併入射洪

縣在字記通泉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水從山頂湧山下注江

溪行衣自溼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集人遠鳧鳴亂登頓

生一作曾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

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多滋漫傷時愧孔父

去國同王粲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搆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我生苦飄零所歷有

嗟歎

與上篇連作起四句從早行脫下二山水間氣象畫不能到中八句出山及驛過驛望郭緣江迤邐恍若身歷如此亦足怡情矣後四仍收本色

過郭代公故宅

朱注元振魏州人宅在京師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尉通泉時所居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唐書郭

泉尉任俠使傳授通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

度張說撰行狀則天聞其名引見先天二年知政事太平公主竇懷正結克黨謀廢睿宗惟公廷諍不受詔及兵誅懷正等睿宗觀變公獨登樓躬侍睿宗聞兵至將

欲投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即位封代國公定策神龍後次公曰定策在先天二年去中宗神龍改元凡八年今詩云蓋太平擅寵禍胎在

神龍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有慚色

王室無削弱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一作池

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精魄凜如在所歷終

蕭索二句依草堂本高咏寶劍篇行狀則天令錄舊文乃上古劍歌則天覽而佳之今寫數十本遍賜學士歌云昆吾鐵冶飛炎煙紅

光紫氣俱赫然末云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神交付冥漠

純是論斷體筆筆堅卓前八句總挈生平中八句特表勳伐後八句憑弔還題格後峻整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唐書薛稷字嗣通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舊跡銳精模倣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踐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稷有秋日還京陝作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惜哉功名忤

但見書畫傳我游梓州東遺跡涪江邊

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王惜文字志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道勁阿那

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輿地紀勝薛稷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在通泉善慶寺蛟龍岌

相纏又揮西方變謂畫諸佛變相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

未填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起四以詩才引書畫而又以功名作翻別亦見直筆中十二句將書畫並提分寫紀法整齊末四繫帶郭公波瀾輕便結語仇云含自負意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

名畫記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屏風六角鶴樣自稷始也名畫錄今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多云神仙所養

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

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

非是倉鷗鄰爾雅疏黃鷗留一名倉庚一名商庚高堂未傾覆常一作得

慰嘉賓一作暴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飲滄

池津真真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畫鶴名蹟見之敗屋壁間慨然有作也。起四句總領中一段申十一青田真後一段申畫久猶出塵未傾將傾也。赤霄四句本由將傾發慨卻以真鶴之隱形設一解譬超然以遠。

寄題江外草堂

廣德元年梓州詩。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遭亂到蜀江。臥疴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惟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志一作賢達志。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

慘澹凌風煙。事跡無固必。幽貞媿一作貴雙全。尚念四小松。募草易拘纏。霜骨不堪一作甚長。永為隣里憐。

起四原卜築草堂之由。次十二仇云歷敘草堂始末。又次十二仇云述去草堂之故。末四但憶植物。而不言草堂。與篇首作章法。蓋起訖皆以寄情松竹立意。則中間草堂之位置去留。直如太虛浮雲。了無凝滯。胸襟曠絕矣。干戈一段用兩句。領起蛟龍四句。言賢達之高超。顧惟四句。言播遷之拖帶。兩層一揚一抑。東兩句。又轉得地步高。仇解謂各四句轉意不清楚。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小一作少蘇息。診音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原注時聞浙右多盜賊。嘗書寶應元年八月。

台州人袁晁反陷浙東州郡
廣德元年四月李光弼討之

詩兼農事兵事兩意然農事意輕兵事意重語勢俱側下通篇兵事
統說結另誌所聞赤如血三字奪目但形容亢陽而全旨都顯

述古三首 依鶴編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
從東一作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李改該開集舊稱竹實為鸞鳳
食今見竹間花開結實如麥江

淮號為竹米乃荒兆非鸞鳳之食近餘干人言彼有竹實大如雞
子竹葉包裹味甘勝蜜食之心肺清冷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念子忍朝饑

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一作因其宜

傷君臣之分不終也次公曰肅宗初任用李泌張鎰房琯諸賢其後或罷或斥或
歸隱故云愚按為問馭者誰一篇之主連用兩喻而主意逗在前喻之末錯綜入
古後四露正意不責
上而安分有道之言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莊子言
火自煎

也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一作農所務穀一作農為本邪贏無乃勞

西京賦何必昏於作
勞邪贏優而足恃舜舉十六相八元
八愷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

令如牛毛史記商鞅天資刻薄少
思變秦法令密如牛毛

刺利盡也大臣專利政體失而民病矣宋注云時第五琦劉晏皆以宰相領度支
鹽鐵使盧注云寶應間元載代劉晏按八年租調之逋負者計數籍其所有謂之
白差不專指晏琦也愚按首以市人鄙之繼以自煎揚
之又以身尊推之終以秦法擬之有國家者可以悟矣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漢書蕭
何曹參

為一代
宗臣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勲寇恂
鄧禹濟時信良

哉耿賈亦宗臣耿弇賈復四人
皆光武功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

在雲臺東觀漢記顯宗追畫二十八
將於南宮雲臺即寇鄧諸人

勸時君厚勳臣也仇云忠如李郭尚懷憂畏故借漢以諷唐愚按首提漢光意在
收京諸將矣而間以高祖再接中興者非文氣斷續也提漢光祇言祚永有自尚

未實拙功臣。功臣就開國。上擡出見創業且賴之。况中興乎。論既探本。筆復不平。結到休運。仍應祚永。最得欣動人主之道。此亦古雜詩體。諷切時事。俱關治要。天地間有用文章。

樓拂子

樓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蜀志諸葛亮以白羽扇指揮軍事。有足

除青。一作蠅。詩序青蠅刺讒也。熒熒金錯刀。漢食貨志新室更造錯刀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擢擢朱絲

繩。朱注金錯朱絲皆樓拂之飾。非獨顏色好。亦用。一作顧盼一作稱吾老抱疾病。

家貧臥炎蒸。啞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

誰肯微。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絨滕。莊子惟恐絨滕腐鑰之不固。

此當是緘藏樓拂時所作。前八泛言其用。有足顧惜後八言嘗賴其用故不忍棄捐。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得昏字

閬州今保寧府。一統志東樓在

府治南嘉陵江上。其時有送二十四舅赴任青城五律見三之三。十一舅蓋往其任也。又有酬十一舅惜別五排見五之二。閬州詩。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牖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

會。一作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劉筵慰別魂。是時

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一作霜露在草根。今我送

舅氏。萬感集清樽。豈伊山川間。回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

王命久崩奔。謂二十四舅。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後吞。

分兩段。前敘樓境及時令。而列筵句。這眼。且後敘送行。并附候而迴首句。見本懷。

山寺。原注章留後同遊得開字。留後名彞時。為梓州守。還梓詩時代宗避吐蕃幸陝。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雖一作

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維摩經菩薩勢。力譬如龍象蹴踏。足令信

者哀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

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一作賓從咄嗟檀施開

僧肇曰天竺言檀此言布施天乘論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吾知多羅樹西陽雜俎貝多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有三等

一多羅婆力又貝多二多利婆力又貝多三部闍婆力又貝多卻倚蓮華臺大智度論漫陀

者尼池也蓮華大如車蓋天上寶蓮華復大於此嚴淨香妙可坐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

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歲晏風破肉

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朱注章彝二史無考公詩桃竹杖冬狩行語皆合刺大抵彝之為人將略似優乃心不在王室是冬天子幸陝彝從容校獵未必無擁兵觀望之意公窺其微而不取誦言因遊寺以諷諭之愚按起八句述山寺傾毀隱然描出至尊蒙塵之象次八句言盛儀從而厚施捨見其專事奉佛言外便露無心報主之意然此兩段要是敘事體也以下故為澹晦之文乃屬諷詞吾知八句言氣象一新諸佛必喜以茲佛佑而無用其士卒孰謂非惟我所使之周才乎但窮子而不潔其行高識憂

其禍始矣窮子泛指士卒不便斥言留後也末四句暗從憂禍胎遞出蓋有若將挽焉寒裳去之意託云入道苦同嬰孩者言不與使君同此信心真若懵無知識此則妙於措詞能使聞者釋然無所芥蒂舊解未愜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五年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

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

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

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元和志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岳陽縣扁舟落吾手眷眷

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

旗此樂或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

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祿山吐蕃兩陷京師中原消息斷

黃屋今安否帝在陝州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莊子安排而去隨雲

拜東皇楚辭文選注天乙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挂席上南斗晉書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吳越之分

有使去聲即寄書無使如長迴首

分兩段看前從留蜀內說出去蜀緣由落到青草扁舟逗出適吳楚之路作一頓後從飲餞徘徊時說出北歸不得所以且到吳楚就吳楚回憶上作收繳○申涵光曰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飽更患難遂得老成方是豪傑歸落雁○公此行自梓往閬本欲東下故在閬又有將赴荆南等七律尋因嚴武復鎮遂遠成都杜臆謂託詞以避留後未是篤論

卷一之三

羅正字周天可 賈嗣補氏芬室

卷一之四 五古

贈別賀蘭鈿 南池 草堂 四松 水檻

破船 揚旗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太

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

郎 除草 營屋 三韻三首 宿青溪驛奉

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杜鵑 石硯 贈鄭十八賁 別蔡十四著

作 客居 客堂 課伐木 并序 雷 火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貽華陽柳少府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

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牽牛織女 信行遠

脩水筒 驅豎子摘蒼耳 催宗文樹雞柵 雨

雨 種萬莖 并序 雨二首 殿中楊監見

示張旭草書圖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送殿中

楊監赴蜀見相公 贈李十五丈別

計四十二首

卷一之四 五古

起代宗廣德二年至大曆元年 纂年譜廣德二年春公復自梓往

草堂六月武表為參謀工部員外郎永泰元年辭幕歸草堂三四月間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

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饑貧國步初

返正乾坤尚風塵 通鑑元年十月吐蕃入寇帝幸陝州十二月 悲歌鬢髮

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 貨殖傳岷山之下沃野千 君思千里

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世說陸機曰千里黃髮一統志

千里湖在溧陽縣至今產黃髮 此詩先發意後敘事寂寞向時人一語能使依人生活者墮淚為賀蘭撫膺正為

自己為憤也黃雀二句為向人反興老驥四句為抱恨解嘲悲歌遠赴俱指賀

蘭

南池 後漢書巴郡閬中縣南有彭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

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稔稻共比屋 統志南池自漢以來堰大斗之水

灌田里人賴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

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 爾雅翼楓脂甚香謂之楓香脂一名白膠香 春

時好顏色 一作祠在萬福廟南 終朝走巫祝歌舞

散靈衣 楚辭靈衣今披披 荒哉舊風俗高皇亦明王 一作魂魄循正直

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肉淫祀自古昔非唯一川瀆干

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

漁舟躊躇慰羈束

起四以山別池逗出勝境呀然十二句記風土之美四就地形寫其膏腴四就年歲寫其獨稔四又就雜植誌其景物南有十二句記祠祀之舊俗嗚尚鬼之陋習表明神之大義又借徑度入湖處以引下文言巫風自昔已然不足漢責而蒼波所在多有愧未徧遊也結四羈縻之感仍照定南池

草堂 以下係嚴武復鎮重歸成都詩

昔我去草堂蠻彝塞成都 盧注徐知道糾集蠻彝為亂 今我歸草堂成都適

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

錢箋嚴武內名知道遂反 中宵斬白馬盟敵氣已麤西取邛南兵 邛州在成都西北

斷劍閣隅 劍閣在成都北 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犬始

聞蕃漢殊 賊徒中有領蕃兵者知道則專領漢兵而強脅蕃兵者 西卒卻倒戈賊臣互相誅 錢箋

為其下李知厚所殺 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 漢書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殘鏡通作獍 義士皆

賣土心

卷一之四 五

李茂齋

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

孰肯一作能辨無辜眼前列桎械爾雅桎謂之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

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

趙曰鬼妾鬼馬謂已殺其主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

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往來梓閣三年屢有東遊之興見於詩者

不一竟不忍竟舍此復來薤榛蕪入門四松在步櫨萬竹踈

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一作提

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一作溢邨墟劉後

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音贅朱注疣瘤也莊子彼

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朱注疣瘤也莊子彼

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仇注起四句以成都治亂為草堂去來領起全意請陳一段言知道倡亂而自賤義士一段言賊徒乘亂而殘民以上兩段申明昔去草堂二句賤子一段申明今歸草堂二句末八句歸後寄慨愚按徐知道事史俱不載此詩可作史補而古質之趣流行洋溢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會看

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一作會秀發踈柯亦一作昂藏所插

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謝惠連文以物振撥之注南人以觸撥為振得恠一作愧

千葉黃得恠有幾不自保之意敢為故林主敢為何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

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洒

面若微霜足為一作送老資一作安聊待偃蓋張菴朴子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我

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一作可兩忘勿矜
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只分兩段前段敘松始末移松別松見松順敘而下所插四句是護松乃追敘而來後段因松寄慨故林主三字借松入已便甚此四句敘身之去來覽物歎者覽秀發昂藏而自歎及茲慰者及故林始歸而自慰二句鈎上搭下又是提撥自此以下松與身膠黏融化而出而以我生無根與前會看不振作照應末四句付之不可知之千載識解尤為超曠仍是松與身互說作法又密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子
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欹西京賦詩遊極於浮柱注三輔名梁為極作遊梁置浮柱上
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
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前八句言檻壞後八句言修檻每八句又三層曲折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青溪上日傍柴門遊蒼皇
避亂兵緬邈懷一作懷舊丘隣人亦已非野竹獨修修船舷不
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媿東逝流故者或可掘
幽明錄陽羨小吏吳堪乘掘頭船過溪從注船去頭尾者江南謂之掘頭船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
難久留

起四述具船之由中八述歸來船壞末四述不修之故可掘者可截補為掘也終似不雅二詩俱具達士胸襟然一修一否緩急之辨也

揚旗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筵

原注三年夏六月成都尹嚴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一作馬入駢駢揚旗一作旌說文駢

也頭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一作風颭急去擘山嶽傾

材歸俯身盡妙取略地平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州

陷犬戎謂上年十二月高適在事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

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庸蜀蜀也公孫述傳注吾徒且

加餐休適蠻與荆王莽改益州為庸部

是篇竟是以詩為賦前八句敘事中八句摹寫後八句屬望體製秋如。夏景通入筆情清灑儼飛蓋盤旋之狀也。迸流星絡繹之狀也。纏風急團簇而聚也。擘嶽傾分布而卻也。俯身盡隨身齊倒而材若為之盡也。略地平捲地疾馳而妙在隱之平也。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總上作一束此段句法險奧與長揚羽獵爭奇。着三州四句見此舉非徒耀耳目之觀不易升庸重職業之詞。日已寧頌禱欣動之詞。結又就自身作預為慶幸之詞而加餐字又恰與篇首會客初筵映帶不肯絲毫滲漏如此。前妙在簡淨中妙在鏡刻後妙在嚴重。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韋諷成都人上恐當作赴公寶應初先有送韋攝閬詩茲豈歸後即真公復送歟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一作嗷嗷十載一作供軍食

自天寶十四載至是為十載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

為德章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

當令一作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

淚臨大江高天意淒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淡相憶

起四句述時艱中段挾積弊而正告之後四句丁寧以送之不獨為當時樂石直說破千古病痛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一作織成廣雅天竺出細織成按廣志麝毳白氎近出南海織毛褥也今織成而曰翠豈是類歟

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以上皆織文

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飄飄一作飄走高枕形神清領

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紫荆服飾定

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

趙曰珠宮言龍宮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

柄衣馬自肥輕李鼎苑岐陽舊書上元二年以羽林大將軍李鼎為鳳翔尹與鳳隴等州節度使宋注鼎之死史鑑不載按岐陽即鳳翔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舊書寶曆元年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表瑒強難制帝令瑒

圖之瑒擒我入朝謝罪廣德元年賜也氣豪直阻兵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二人之死以驕盈

金多可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

振我麤席塵媿客茹一作藜羹

前言珍貴之品不宜以非分受後言奢侈必敗聊且以守分終錢箋云史稱武在蜀肆志逞欲窮極奢靡公在幕下作此諷諭至舉李鼎來瑒以深戒之朋友責善

之道也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身之禍不病而呻豈詩人之意乎愚按題中無答謝卻等字此亦事必倣感賦自存篋衍耳非以與張也然今人不敢學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舊書賈至傳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又云是年九月賈至知東

京舉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

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

惻六龍忽蹉跎楚辭維六龍於扶桑相視髮皓白唐必是况難駐羲和阮籍

詩願攬胡星隊于燕地唐書廣德元年史朝義縊死於燕漢將仍橫戈漢將朱

固懷恩及其子賜按上年賜已死懷恩亦走靈武與東京無涉詩意泛指河北拒命諸鎮耳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

經濟才天門鬱嗟峨飄飄適東周戰國策注東周今洛陽來往若崩波南

宮吾故人後世皆以禮部為南宮凡舉進士者曰南宮登選杜田正謬漢建尚書百官府曰南宮考禮部之名起於江左而南宮自漢有之猶言南省專

謂禮部非也白馬金盤陀金盤陀鞍轡飾也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一作匪他念

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

朱注唐十五必往東京赴舉公寄詩於賈為之先容也愚按首十二句敘過別情次八句橫插中間奇絕為東都發慨為遊子戒心蓋公河南人故鄉殘破久致漂泊屢念及之不勝憤懣也少人莫投多虎則過者少人之處且將食人多虎之處猶有御虎者也以下二句足上二句暗用苛政猛於虎意此為憤詞末十二句乃因唐寄賈之正文但言唐具高才賈能好賢唐必秉心不二賈自鑒別無爽絕不代作乞憐之語脫盡薦書套子乃發於薦引者結語寄聲簡而不漏

除草原注去蕪草也○蕪音潛蓋部方物贊屬麻自劍以南處處有之或觸其葉如蜂螫人以溺灌之即解善治風腫考杜詩當作蕪○依朱本入

幕歸草堂後永泰元年辭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左傳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其多彌道

周清晨步前林江邑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

露一作雪一霑凝一作衣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

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晏殊曰周禮雜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以釣舟載而置之此水化也頑根易滋

蔓敢使依舊丘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

惡信如讐

借除草以喻除奸也起四句總領曾何生阻修者言何嘗盡在遠遠雖肘腋間亦有之毒甚蜂蠆領去之貴速多彌道周領去之貴盡

前六言去之速後六言去之盡末四句覺眼中一爽速與盡兼收在芟夷二句中結出疾惡如讐四字略露本意申涵光謂正意多則反淺者是也○從來去奸而奸反為害者不速不盡故也解此詩者總不得首察非胸有千古目有時艱澁識禍亂之源歷鑒優柔之弊未易語此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

鬼物憑不顧剪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

讀杜心解 卷一之四 五古 七

載自上元元年營草堂種竹時至永泰元年已六載茲晨去干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

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雜葺衰疾方少寬洗然

順所適潘岳傳吾子洗然恬澹自逸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憇息歡

起四句從度地之前敘起甚疑八句敘除地經始度堂四句敘營治末四句敘屋成然只一片下起聯極登大有遠勢結聯極真方經營時斤斧嘈雜不勝其擾

及至落成之日卻掃晏坐始覺洒然

三韻三首一作篇

高馬勿唾一作唾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

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易猶輕也輕身則困辱至

比也唾之損之者不足責要在高馬長魚之能不受困辱也結二語矯然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自

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比也志大言大不知此公自命何等

烈一作列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

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賦也名利二句名言可佩此輩營營不足供烈士一笑矣申涵光曰三韻三篇甚古悍愚按三篇乃古雜詩體不得定為何時所作亦不必強求其何所指切左太冲詩云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可髣髴其命意之高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輿地紀勝青溪驛在嘉州犍為縣高力士外傳

李輔國弄權但經推按不死則流黔中道尤多員外則張謂張之緒李宣此去成都以後詩也此行取道於江故南至嘉又南至戎又東北轉而至渝又東至忠所歷諸州皆錄江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枉一作渚渚州渚之曲處也我生本飄飄今復

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
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赴一作荆楚

前八寫宿驛月明二句惟更歷世故飽經行役者乃知其妙後四寫
懷張張此時必遇赦後留荆楚而適楚又公素志故有佳期之句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一作嚴雲安時在
雲安入大曆元年

東城抱春岑江閣隣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日一作射芳甸雨

檻臥花叢風床展書卷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呼婢取

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詩意明秀於杜詩中別為一種宋元以後
五古多祖之黃生所云全首風致者也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一作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吳曾漫錄

樂府江南詞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
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

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

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餒其子

禮若奉至尊仇注杜鵑養子於百鳥巢
百鳥共養其子而不敢犯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

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春秋繁露雁有行列羔飲其母
必跪皆類知禮者故以為贊聖賢古法

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

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詩詠杜鵑而主意乃在禽鳥之事杜鵑者蓋託物以為臣節諷也起四句以二無
陪二有杜鵑所謂就所歷而紀所聞有無字勿泥中一大段從昔日西川作引因

發出君臣名分大義其間鴻雁羔羊又是推類言之雲安杜鵑只末四句一找前
義已透不須贅也此亦虛實互用之法若在拙筆則詩作於雲安必昔略而今詳

矣時蜀亂相仍如段子璋徐知道崔旰之徒皆不修臣節者託諷之意蓋在於
此偽蘇注刺史忠逆之說謂尊君為有懷貳為無錢氏斥為鄙倍愚謂其非語意

不解也。公蓋以百鳥比事君者。若杜鵑則固以比君矣。

石硯原注平侍御者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法冠者御史大夫中丞御史之服也一名獬豸冠一作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况得終清宴

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程宮內有明光殿金玉珠璣為簾箔金配玉階晝夜光明發漢王商致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盼借光明殿起草制詰

前四敘得硯中八就硯實為禹鑿餘借映峽內下言質之美制未之善用之廣後八四言硯可配平公四言平公能重此硯又情互發以法冠為比言其有丰稜然句頗礙眼當公言足與佳句相當就平時說况得句引動起草杜臆云汝指硯朱注云亦得蒙天子照硯也

贈鄭十八貴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張衡應問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捷徑示

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一作畏途藥餌駐修軫江道賦駐修軫乎平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

泯步趾咏唐虞追隨飯葵藿音詳也藿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消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謂雲安令嚴明心雖在朝調力與願矛盾子

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為敏趙法以詩有縣尹句謂鄭十八為雲安令非也鄭亦有品之士流寓於此者公高其行而贈之以此起四句一篇之綱即見傾倒之甚次八句表鄭之品遭亂棄身

指鄭朱注作公自言誤下六句反覆推明此二句意言姑息者或勸之屈身求仕而鄭色愈謹由其高懷見理也故細人或哂之識者實重之也其洒然無所待而不趨捷徑者也此與溫溫士君子應又次十二句合敘彼此客中高尚之槩正是芝芳親近處後四自言戀關願遠今見子之高致不復敏求趨謁矣乃所謂相親近而懷抱盡者也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

謁皇帝此當是肅宗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天

地則瘡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

知己別顏始一伸此言蔡會郭英又於蜀也主人薨城府朱注薨城府

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鶴注公在鳳翔至我衰不足道但願子

州刺史韓澄斬其首送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

意一作陳稍令社稷安自犁魚水親莫其君我雖消渴甚敢忘

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

津揚舲洪濤間夔辭注舲船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

北辰指帝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指京師窮谷無粟帛使者

來相因若馮同南轅吏一作書札到天垠

初嚴武之歿州將詩郭英又為節度朝廷許之蔡著作當是奉除勅而詣郭因留郭幕者郭既遇害蔡以扶櫬下峽會公於雲安其人為公鳳翔舊交故贈此為別起十二句美其忠義有素正復攝起中後囑告之神使蜀八句歷敘本事篤故主念貧交其人誠可重矣我衰八句以宦時致治望之其根已伏於篇首之慟哭獻書其原已透到篇末之北辰仗子而又彼我夾寫極纏綿悱惻之致末十二句就其別後途經囑其處處留心而歸結到兵食糜費窮民不支此則所當陳告之實際也末即借微餉之商使引出寄慰之來書筆情不測神致關生何等飄忽何等勤懇是時宦官典兵禁旅耗餉此詩所規洵乃救時切務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有水閣朝霽贈嚴雲安詩即此下塹萬尋岸蒼濤鬱

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

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

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謂郭英又本朝廷而商旅自星

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錢

上年郭英又為崔旰所殺蜀中大亂今年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我在路中央宋注雲安在荆蜀之間生理不

得論臥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

鳳隨其凰去籬雀暮喧繁趙曰見碧草則思王孫見雀喧則懷鳳舉皆因小園感興此總由羈旅所感他說支離皆不

可覽物想故國十年別荒邨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

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此屬望當國之人杜臆謂自比稷契非犬戎

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魯直刊作思翻篋中有舊筆情至

時復援

分上下半篇看上半在川言川從客居景况引出人虎相半見此地官民順逆難處故及蜀中近事傷前鎮之遇害莫後鎮之緩輯也下半去國懷鄉因客居景物想到故國未歸是時吐蕃患劇藩鎮擁兵故望天公之覆溟一洗以靖四國國靖而中原安枕久客可歸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跋山宵窅一林麓棲泊

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一作來衰年得無足一作得弱足

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

長兒女欲起慚筋力客堂序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

陸機詩疏蕨山菜初生似蒜莖紫墨色渚秀蘆筍綠爾雅疏葭一名蘆葦郭云今江東人呼蘆筍為蘆巴鶯一作紛

賣土公屏

未稀微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
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縮章紱受性
本幽獨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
屋上公有記者保注上公謂嚴鄭公累奏資薄祿嚴武表公為工部郎主憂豈濟時
身遠彌曠職循一作修文廟算正循文繼體守文之謂獻可天衢直尚想趨
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起二句全篇綱領樓泊以下分兩大段申說前段承吳楚蜀羈雲安而敘其景物也夔為楚地故云楚後段承憶少城趨幕府而曾無報稱也少城即成都置草堂處直至結處若是收轉起處而今見衰病身遙計無復之矣此篇起結各四句起四二句為綱二句誌客堂所在結四後聯為應前聯為上下過文老馬二句非本段正文乃跌起斷筋力意謂心欲往而身不能赴也臺郎一段凡作四層轉折薄才縮級一層是總領幽獨營葺一層是自述所性上公累奏一層是追表為郎之由豈濟天衢一層是幕寮無補致治由人之意客居傷世之亂客堂歎身之衰

課伐木 并序。此下入夔州詩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人日

四根止維條伊枚詩注枝曰條幹曰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

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蕩書注篠箭竹蕩大竹伊杖意同仗詩中做此

支持則旅次於小安於於是也山有虎知禁虎知畏忌也若恃爪牙之

利必昏黑控一作撐突夔人屋壁列一作例樹白荀一作桃鑿為牆張潛注曰

混淪乎無良混淪沒於虎也賓客齒一作愛害馬之徒苟活為幸黃談及也害馬之徒

即所云無良益指虎言莊子為天下小美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云去其害馬者而已可默息已一作詩示宗武誦

自課隸至小安皆敘事之文言伐木所以補籬也山有虎以下反覆推明補籬之故為禁虎害也苟活四字屬賓客句言旅客談及竟類以苟活為幸今籬

籬補而旅次安庶可靜然而寧息已可點句遙接前文以為束筆其特下無良害馬等字亦帶隱諷即苛政猛於虎之言仇氏釋為與虎近一段闖入盜賊又以點息為柏公點息之俱是別生支節由其不曉詩中賢府主數語遂多方牽率耳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童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夔地谷名青

真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有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

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成一作委積素節相照燭仇注蒼皮指木素節指竹藉

汝跨小籬當杖苦一作若虛竹若虛竹即苦竹空荒吃熊羆乳獸待人肉

乳獸即漢書之乳虎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謂夔州柏都督

軍不敬庭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

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

蔚含蓄暗用溪山大澤實生龍蛇意牆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執

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詩凡四段首叙課伐木而人勦其勤次言得木而兼得竹欲為籬以禦虎患又次曲為柏公回護終則期於旅舍得安將給酒以勞僕也尚開二語為第一段住句蓋贊其僕之勤晨入午下山中尚多丁丁之響而我僕已四根課足也蒼皮二句由木渡竹不示二句言若不使之知禁豈減於兵刃者城中一段用意委曲措詞圓妙乃通篇對酌處昔以劉琨為弘農猛虎渡河今有柏公為夔州乳獸待人肉得毋於府主有礙乎故特為斡旋曰府主為治真能理體靜而蜂蠆遠矣乃若虎穴之隄防特此中舊風俗耳臨文瞻顧如此惜千年無得其解或云亦隱諷柏公宜檢核酷吏此在言外結法韻而樸又能使首尾一片鍾惺云此等詩處家常瑣細事有滿腔化丁今副王政

雷以下數篇皆說旱

大旱山嶽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羅比農事苦封內

必舞雩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峽中喧擊鼓神農求雨書積薪擊鼓而焚山真龍竟寂寞

許慎淮南子注湯遭大旱作土龍

土梗空樓俯

汝南先賢傳葛公與吳大帝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即書符著社須臾雨

吁嗟公

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厄或前聞

左傳注厄者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惡雨入其鼻故旱種弓天久不雨吾欲暴厄而奚若

鞭巫非稽古

左傳僖二十一年旱公欲焚巫尪張遠改

巫作石引初學雜記宜都二大石鞭陽石則暗鞭陰石則雨按事既有典不得云非稽古矣此句鞭巫恐指實事

請先偃甲兵處分

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

觀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昨

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喝腸

胃融

仇注融謂腹瀉

汗溼衣裳污

一作腐

吾衰尤計拙失望築場圃

記早而空雷也凡三段而前兩大段俱在題前至末段入題曾段從歲旱民病說起封內四句祈禱不驗承上無雨即起下暴厄鞭巫吁嗟四句稅缺無償承上農苦即起下各業休取中段蒙上祈禱稅斂意而為諷勸方鎮之詞寢兵薄賦活民之本縱有旱災猶勝寇盜雖激論實正論也而於上兩層又能翻騰變意破盡板

法末段乃正寫空雷點選題面而氣喝四句則收入自身作結

火

原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一作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水經注

北山上有神淵天旱燃火岸上推其灰燼下穢神淵則降雨

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

西京賦赫眇眇以弘敬李善注

坤倉曰眇亦文也羅落涕百泓根源皆太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

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掉一作漢非騰煙

柱仇云柱通勢欲焚崑崙光彌燉香齋切洲渚左傳行腥至焦長蛇吼爭

一作聲纏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一作只見石與土貫耳集古傳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爾

寧要請讞憑此近熒侮熒惑而侮押之也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

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滾氣如縷

言卷八 卷一之四 八七

記要兩之陋俗也。四句起。八句結。中作一長段。雷詩猶是凌空寫火詩。純用刻劃寫。更無躲閃處。起四句。仇云。先敘舉火之由也。燒蛟龍。出語便奇。中十六句。臚列盡變。仍復層次歷然。又能句句切山上。嵌空之處。臚臚所藏。爆火熾而裂也。凍注之。嵐陰為甚。崩火力所摧也。火羅泓湧。而水瀉。泓源沸盡。而根見。二句以中為對。皆大古從未見底也。雲氣即臚煙。無處所。無山不然也。以上寫日中之火。此處一束。入夜句。轉造清醜。照牛女警絕。河掉對風吹。騰煙柱。對巨焰作。仍以下句足上句。言風焰上衝。一若天河欲掉。而騰高煙以撐柱者。焚崑崙貼山。卻是虛擬。狀洲渚帶水。卻是實境。以上寫夜間之火。此處連日中并束。焦蛇纏虎。陪起神物。神物指龍。言人方欲燒龍致雨。彼已穿石破土。杳不知其所之矣。使愚夫爽然。妙不可言。此又總束正旨。末八句。搭入有司。託諷深切。想此舉亦必諱於官。而後行者。言爾輩為此。豈樂於取罪神物乎。亦由長吏之姑且徇俗。以塞責。然於消弭災沴之精理。實其昧而不講也。還延環堵。徒滋害耳。結聯收入自身。氣如縷。非指火言。自謂熱勢蒸迫。喘氣如絲也。韓孟聯句。歐蘇禁體諸詩。皆源於此。然雖窮極奇險。只是堆垛鏤嵌。絕少段落兜收。觀此詩。逐層剝露。逐層清晰。正復莫躡其藩籬。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一作暑運金氣月令孟秋之月盛德在金荆揚不知秋荆揚二字作南方用林下有塌翼

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

兼百憂。蝮蛇暮偃蹇。空床難暗投。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

丘。開襟仰內弟白帖男子為內兄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

阻。修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

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

擇杞梓。漢苑歸驪駒。短章達我心。理待一作識者籌。

前十二極言毒熱難堪。千室閉關行人絕跡也。仇氏解作臥地。辭甚。蝮蛇四句。逐層逼下。畏蛇則須燭。對燭又增煩。如此則不成寐矣。况更擾之以懷歸之念耶。所謂旅次百憂者。以此中八期以熱退。語言是寄簡本意。接居成阻。仇氏所謂寸步難相就者也。崔必長於易詩之學。論易詩。以相啓發。所謂開襟仰弟者。以此後八贊美而申訂之。崔必奉使來夔。故有皇皇二句。崔必回京在邇。故有楚材二句。然則相會無幾矣。故亟與達心。而待其籌理也。如上所云。兼憂懷舊。聞易詠詩。皆是待

貽華陽柳少府唐書華陽縣屬成都府

賈士公屏 卷一之四 五古 共 暉成齋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竝坐

石堂下。一作石下堂 一作堂下石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

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

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

語及戎馬存。涕淚一作濺我裳。悲風拂帝關。鬱陶抱長策。義

仗知者論。吾衰臥江漢。但媿識璵璠。家語美哉璵璠達而望之真若也文章一

小技。於道未為尊。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

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

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邨。指河南舊唐書武德二年改州名

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

少府當亦罷官而寄籍於夔者詩則往訪而而貽之也。前十六句詳敘訪柳之事。先從曉暍敘起。情致如生。火雲為月露所洗。極暑方清也。絕壁而朝暾甫上。初日未高也。所以趁曉避熱。為俊才而煩筋力。以成此會晤。此言早到之故。中十二句極形容少府胆照人。篤於君者。必不薄於文字。相知之友。故欲以子孫託之。後十二句復敘客夔相過。而終致自傷之語。結處甚言對壯而我自顧。則我老可傷矣。得子而我始驩。而老淚更滾矣。蓋以餘生無幾。故里已空。裕後之謀。茫無可據。是以子孫之託。不能無望於方壯之俊才也。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

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舊史云是年春旱六月始雨觀此詩知夔尤甚

今茲商用事。月令孟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夷則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

從此活。亭午減汗流。比隣耐人聒。晚風爽鳥匱。薛夢符曰鳥匱鳥巾也冥若注

筋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

止渴。退藏恨雨師。山海經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健步聞旱魃。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裸身而

賣土公犀

目在頂。走如飛。名曰題。俗曰旱魃。園蔬抱金玉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但暑

終衰歇。前聖昏古慎焚巫武王親救暍帝王世紀武王自孟津還見陰

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灑落惟清秋。昏霾一空濶。蕭蕭紫

塞雁南向欲行列。歛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胡馬挾雕弓。

鳴弦不虛發。長鉞音披逐狡兔通俗文晉錄曰動鐵錄曰鑄突羽當滿

月趙曰突羽言羽箭奔突惆悵白頭吟。蕭條遊俠窟。臨軒望山閣宋注山閣曹長所居

縹緲安可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疎。歡樂

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剪拂。吾子得神仙杜臆曹長喜燒丹本

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方書云修真者戒睡煩促嬰詞筆

首八句敘熱退小涼。次八句追言早熱。抱金玉言園蔬俱荒。終衰歇仍收到熱退前聖八句言熱則必涼。時序推後之常理。歛思八句追論壯年樂事。壯時有詩云

短衣匹馬隨李廣。又壯遊詩云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可見射獵快遊。乃其少習。仇云亦從秋景想出。末十二句結出戲呈曹長之意。正與壯年意境反對。曹長必喜燒煉之術。故先自言遙望曹長山閣。忽羨遊仙之趣。悔少時不接高人。不念朽骨。至此日風塵老醜。難加剪拂矣。因思子之得仙。本是凡胎所致。何難企及。而今但以美睡了殘年。念此能無煩促乎。是戲詞。

牽牛織女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晉志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蘇絲帛珍寶。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牽牛織女四字宜倒轉。牽牛三星如荷擔在河。東織女三星如鼎足在河西。公涉筆偶誤耳。

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被召。弟曰。何事。渡河曰。暫詣

牽牛。神光竟難候。漢武紀祭后土。神光三燭。周處風土記。七夕見。此事終蒙

隴颯然。精靈一作爽合。何必秋遂逢。亭亭新粧立。龍駕具層空。

一作宵。謝眺七夕賦。回龍駕之容。吳散香粉於筵上。以祀河鼓。織女少年守夜者。咸懷私願。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風土記。七月七日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

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翔堂殿。

賣土心屏卷之二 四 五 古 十八 寧手齋

鳴玉淒房櫳

詩佩玉瓊瑤傳環珮
環然皆指婦人言

曝衣遍天下

四民月令七夕
曝經書及衣裳

曳月揚

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

荆楚歲時記七夕人家婦女結翠樓穿
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蟬子網

於瓜上者則以為得巧

初筵衰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

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

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

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元辨圓鑿而方納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丈夫多英

雄

此詩黜怪說述羣惑以肅女誠有補風化之言。起八句先言俗傳之妄誰見同
關齊諧記成武丁等語竟難候關風土記奕奕正白等語本言會合之誣而反云
靈且常逢正剔醒不可信中十四句詳寫祈祀俗態據事直書而誣惑自見新粧
舊云精織女要非死句也蓋設祀多屬女郎事故特用新粧龍駕等字摹出女郎
意想之癡態恰與未嫁女映切為篇末張本走兒童喧嚷助與也。翊盼勞也。鳴玉
定指婦人環佩聲此上皆言日中治具之事曝衣曳月由日引夕也。小人態三字

嚴冷日出候至將曉也。甘所終甘心竟夜以終所事也。此句亦見終夕竟無所見
合前終蒙朧意末十四句全篇歸重在此。語意正與風土記少年咸懷私願對針
古質懇到晦翁取以為女誠良有以也。汝泛指之詞。鬱沖體貼待嫁時心事微
甚防身竭也。兩柱提起雖無二句申竭力舅姑事奉舅姑之事也。明明以下俱申
防身。君臣夫婦不並重難合則可終守正則不廢反覆言之至深切
矣。小大勿如舊註分指婚姻仕進總以男女嘉會言結語更凜然。

信行遠修水筒

原注引泉筒。信行公之
後諫也。見伐木詩序內。

汝性不茹葷清靜僕夫內秉心識本一作源於事少滯礙雲

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往來四

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貌赤媿相對浮瓜供老病

裂餅嘗所愛何曾餅裂十字
文見空隱蓋百書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

士符神仙傳葛玄取一符投
水中能使逆流而上何假將軍佩舊作蓋。東觀漢記李貳師
將軍拔佩刀刺山而泉飛出行諸

直如筆祝注行諸猶行乎呼其名也定功曰後魏古
彌太武嘉其直而有用以其頭尖呼為筆公用意崎嶇外

用贊語起亦淺亦淡惟清淨故能心識本源而事少凝滯也與後恭謹直性對蓋通曉之人每難恭直此信行所以可嘉也中十二句紀其績而憫其勞浮瓜裂餅皆以分賜酬勞者語本對舉言浮瓜本以自供裂餅亦吾宿愛今以此答其恭謹見恩意特殊注多以裂餅作裂以與之解則浮瓜句無着且分裂少許亦不足酬也結則喜其功成復用贊語與起處作章法宋注以方士符為制虎豹之符將軍蓋為不煩張蓋是重敘信行入山事矣於收局體不合

驅豎子摘蒼耳

爾雅注卷耳或曰蒼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機詩疏云可煮為茹本草云即今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

一作村

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

莠獨

一作猶

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風

本草卷耳主療寒痛風溼周痺四肢拘攣童兒

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剥相蒙

纂

舊注洗其土剥其毛越相蒙纂乃信手堆放之謂不必依舊法以纂字作覆食中實用

登牀半生熟下筯還小益

加點瓜薤間依稀橘

一作木

奴跡

荆州記李衡於武陵種甘橘千株勅其子曰吾洲裏千頭木奴處可得編千匹杜預七規

云糲以丹橘雜以芳鱗杜臆云古人用橘調食此以蒼耳當之也

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粃古作覈陳平傳亦食糠

耳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寄

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亦屬早歲詩仇本編二年非此詩前都從歲早畦荒發意只中八句詳製食之法然曰小益曰依稀亦不得已而供之耳非真美蒼耳之功也故後段推開寄慨其曰亂世骸骨從歲早推出一層其曰誅求糠粃從畦荒推出一層彼肉臭少年糜金如土正須以驅摘野蔬之窮况警省之放筐就歸來說

催宗文樹雞柵

宗文公長子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本草烏雌雞治風溼麻痺秋卯方漫

啣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翻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即

課奴殺青竹

涿曰以火炙竹去汗令耐久也

終日憎赤幘搜神記安陽城南一書生入亭宿夜半有赤幘者來

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

擲稀間可一作苦突過背距一作爪還汚席我寬蟻蟻遭彼免狐貉

厄齊民要術雞棲宜極地為籠內着棧安穩易肥又免狐狸之患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勑敵籠柵念

有修近身見一作知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味風雨

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

煩去一作及冰釋未似尸鄉翁劉仙傳祝雞翁居尸鄉北山下後昇吳山莫知所終拘留蓋阡陌

玩首尾意蓋假畜雞為旅食之資正以自嘲此身維繫不得遠送也催宗文者非必宗文自為之但課奴而領其事也開首四句一頓以畏動而少休反提篇末意隨以弊卵引起中間正文映帶成趣漫噉適意取食之狀自春一段追原樹柵之由課奴二字略讀作提下即教以課奴之詞也牆東一段詳敘正面時來歸非言時時言是時也二句點催宗文下乃命之課奴事稀間二句諄囑之詞欲其密也我寬一段并疏言種種事宜免戕賊別羣類勤修整親稽察皆樹柵後事總以處分剖析二語為宗文瑣瑣申囑至是敘題已完束尾八句零星收繳不味喜其司晨減憂無亂羣離散之患亂離就雞言其流二句美其德承不味收還畜雞之故倚賴二句資其利承減憂收還樹柵之功末二句言未能飄然而去與篇首應仇氏所謂自哂語也○盧元昌曰本一瑣事杜公說來便見仁至義盡之意可謂善

勗其子矣

兩依仇編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朱子改雨灑石壁來

淒涼生餘寒殷殷兼出一作山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

鳥溼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神女賦搖佩餘鳴玉鸞

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真冥翠龍駕河東賦乘翠龍而起河兮多自巫山

臺巫山縣屬夔州

一片讀起從雨前迤邐而來中寫雨景後引高唐事是本地風光言神女雨木託詞耳今果然耶倘恍有靈氣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靄而至潺潺石間溜汨汨松上駛亢陽

乘秋熱百穀皆亦一作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

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

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鬢髯見滯穗郊扉及我私我圃

日蒼翠恨無抱甕力莊子漢陰一丈人方為圃畦庶減臨江費

亦一片讀此篇直從雨勢起總以雨澤雖枯立意先同慶而後私慶也

中間雷霆一段本無雷而望之蓋雷能鼓動羣生亦從澤物上作意

種萬莖并序。禾草萬莖。江東人謂之莖筍。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萬莖向二旬矣

而莖不甲拆獨野舊作伊人誤莧青青本草莧有赤白二種或謂細莧俗謂之野莧傷時君

子或晚得微祿輒軻不進因作此詩

種而不甲則惜之不種而生則憎之皆寓言也究竟何愛何惡必於兩物考其優劣便非俊物

陰陽一錯一作屯亂驕蹇不復理驕者得氣蹇者不達枯旱於其一作此中炎方

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更記神降之嘉生注嘉穀也雲雷

歛奔命師伯集所使師伯雨師風伯也斷文為用指揮赤白日瀕洞青光一作雲色

起雨聲先以一作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

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叶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莖

兮蔬之常隨事執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

甲拆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吳都賦宗生蒿此同族茂幽草

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

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塞敗芝蘭

衆多盛荆杞中園陷蕭艾世說靈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老圃永為恥登於

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覓。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當與菁莪巷伯諸詩並讀。人知好前後出塞三吏三別等篇不知好此種。彼為漢魏之後勁。此為風雅之希聲也。○兩句發議起。正喻兩關。通身全領。陰陽一錯。則驕者日驕。寒者日寒。造物直置之不理也。驕以比比輩。比于正。寒以比嘉生。比賢良。而口氣卻為致早而發。故下文接以枯旱。枯旱一段。從元陽槁物。說到得雨資生。一反一正。總是原題。亦白。總言日色。散足散雨而足。西廡雨脚。從風而靡也。霹靂在耳。泉落聲。不指雷。舊注非。昔。今以下方入題。先敘昔。不甲而覓青。至因知八句。乃出議論。略露正旨。仍入喻言。干正沒齒中。傷之痛。正應宗生。滋蔓一層。得祿不封。甘節之貞。正應藟子。不甲一層。芝蘭荃艾。比物連類。以致慨。可知昔覓原是借景也。然尾四句。兜轉昔。覓。味歎雙收。昔也。霞綺晦。覓也。筐篚胡顏。所謂驕寒錯亂者。以此。正類為之一空。暗笑甚於怒罵。如聞其太息之聲。

雨二首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誰能數。未詳。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

殊。俗。狀。巢。居。夔州十絕句云。閣閣繚繞繞。接山巔。元微之詩。自注。曾臺俯。一作亦云。巴人多在山。坡架木為居。自號閣閣頭也。

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掛。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

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

與前兩首雨詩另為一意。時或有荆吳寇警。且似深秋久雨之詩。○此對雨懷人。而慮其逢寇。總從雨中寫出。○層臺。即指巢居。仇注非。驚浪滿。以寇盜故。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曙。一作。萬象叢。已碧落

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諸本引舊注云。日有黃道赤道。其謬特甚。時以不見日光。故詭

云。假道何處。猶云不知何往耳。目者君象。正有黃道一行。注家承訛。若此。雨。含。長。江。白。連。檣。荆。州。船。有。士。荷

戈。一作。草鎮地名。未詳。當在荆南。露。溼。赴。遠。役。羣。盜。下。辟。山。唐書。渝州

有壁山縣。宋史作碎山。隸重慶府。按渝即重慶。總。戎。備。強。敵。總戎統軍之。人非指大帥。水。滾。雲。光。廓。鳴。艫。各

有。適。漁。艇。息。一作。自。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

此對雨念遠行將士。又兼峽中之盜言。未致留滯之感。亦處處不脫雨意。○起八自宵而曙。而雲。而雨。凄迷動人。中段敘事。荆州船總領。草鎮。當即上篇所言吳楚

辟山在峽中。又是向西一路。故下有各有適句。而水濑各適。又兩借得妙。正東軍行。即反呼留滯。且更能帶雨景也。後四以漁艇樵客之朝夕於此。與已之留滯作結。○寇盜無考。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唐書殿中省監一人掌天子服御之事。程臆草書云圖。豈如右軍筆

陣圖耶

斯人已云。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衛恒書勢弘農張伯英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染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草張仲謂之草聖。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王羲之傳。我書比張芝草。猶雁行。誰竝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本傳。旭。東吳蘇州人。李頎贈張顛詩。皓首窮草隸。時湖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筭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

獨觀酒德

仇云。起四總提。次六敘其書法神妙。又六贊其書學精深。末六以賞玩結。與筆力與助也。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二語公可自作詩。斷結意妙甚。論長史。脫卻酒字。便非論長史之書。黏熬酒字。又滯。如此恰好。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十二扇。恐是屏障之類。

近時馮紹正 名畫記。馮紹正。開元年為戶部侍郎。善畫鷹。鷂。雞。雉。盡其形態。嘴爪毛彩俱妙。曾於禁中畫五龍。堂有降雲。苦雨之勢。能

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朱注。謝赫畫評。畫有傳移摹寫。為六法之一。張彥遠云。顧愷之

有摹搨妙法。古時好搨畫。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此蓋搨馮監畫本也。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干

里馬 禁當也。勝也。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津陽門詩注。中王有高麗

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鸝。上每校。機必置於駕前。目為決勝兒。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

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聞。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

言本八角 卷一之四 寧和齋

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韞上
首八敘畫鷹健旺中八從鷹生感卻有先朝舊事供其援據便不落空末四反以真骨既老望畫影之飛翻公鷹詩及畫鷹詩凡數首首首轉意使筆如陽羨鸞龍幻化愈奇而暮年壯心亦不覺躍然一露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相公杜鴻漸也朱云按史是年二月杜鴻漸始鎮蜀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
仇注洩雲雲之飄散者鮑照詩洩雲去不極人生在世間聚

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
一作期送子清秋暮風物

長年悲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

遺解榻再見今
徐暉傳陳蕃為太守惟稱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用才復擇誰况子已高

位為郡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綱

紀正所持汎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夕
一作當念

居者思

首段興起別意中幅言杜必急得子子亦須就職無子遺借言軍事無幾微不關相公之慮是以需材亟亟也末段告誡簡當蓋拒費則病軍漁奪則病民不拒而不漁交濟之術也靖亂則未能息戈尚武則倍難持紀慎持於未息審勢之務也若泛戒侵漁專言寬恤便落經生家言汎舟登陸囑其前途慎重山門謂夔峽即已身所居者思其益職設施之草是則楊監所當念也別情亦在內

贈李十五丈別

先有寄李十五秘書文巖見三之四即此人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
前寄詩云秋風早下來又云暫

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
留魚復浦為李在雲安而招之也茲果來而留此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

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筆

過飛泉立成美價存
漢韋玄成文彩過其父子山舊業傳
北周畫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太子掌記室

信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文並精麗

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為辛苦行蓋被

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

考一統志重慶府彭水縣舊名黔陽黔江經其地又東有黔江縣在

夔江南岸 汧公制方隅

原注汧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石福注新史勉封汧國在大曆五年公歿之後新史誤也錢箋肅宗初勉為梁州都督後歷

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大曆二年來朝李十五自峽往訪正勉在江西時

迴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

蕭然清高金莖露

一作掌露一作莖露

正直朱絲絃

後漢黨錮傳直如絃先道邊

昔在堯四

岳今之黃頴川

洙曰黃霸為頴川守有治狀

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溪

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

一作去要

月再圓晨集風

渚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李十五自雲安來聚於夔茲往豫章李勉之幕公送之也首段言客中相聚之樂與篇末知己對照發端甚奇見此地各路可通而我乃病羈於此後得李丈又極其親熱筆句趣手挽下中八句言李才而貧所以遠遊此為正文立成于山即後注第八天受德隨勢轉側苦為生事申上引下北迴顧夔嶮南入起汧公此段

句句筋節未段頌李所投之主轉傷不得借往莫其無以新歡棄舊知與篇首慰懷呼應解榻以懸客不留也知前此遣僕共筵連牀有日月再圓如月重圓非必

兩月即還也晨集醉操舊指汧公處或作預擬後會之趣亦通知己謂已與李南入黔陽錢箋主取道黔陽以入豫章其言甚合考圖經自夔截江而南即黔江

縣界東達湖廣之施州又東而洞庭至武昌之蒲圻即入江西界矣黃生非之謂李勉尚在梁州從杜田訪勉於梁州之說以此為自北而南之路何不學之甚也

梁州於唐為興元府即今漢中府正在夔北乃云南耶彼又誤以黔陽為貴州耳豈知其非耶仇氏舍錢而採黃何故

卷一之四

言
本
心
解

卷
一
之
四

三
五

寧
刊
齋

羅正甲
氏
印

